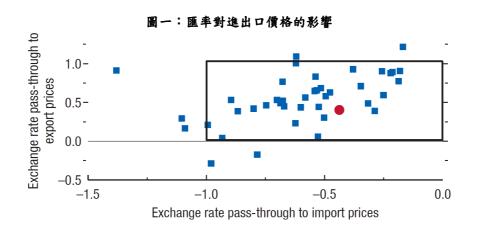
## 《信報》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## 貶值確利淨出口 還看經貿的結構

近期不少貨幣爭相貶值,新興固然尤甚,非美大幣亦然。理由簡單:刺激淨出口。 然則,《金融時報》早前統計過數十個國家匯率貶值有否發揮作用,卻發現出口無增, 只是進口減了,不過他們並無詳細交代緣何貶值只是單邊有效。書本理論亦不如是說。 大膽假設是在環球貿易(進出口)皆縮下,貶值國之出口其實不縮就是相對有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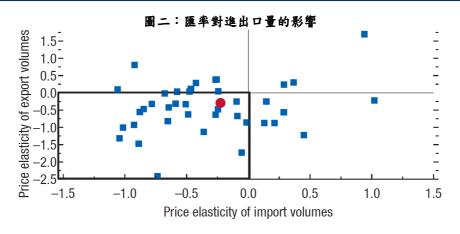
要更科學化地抽取貶值對進、出口的影響,便難免要起模型。國基會最近展望中,有一篇正以此為題大做文章,今文將其結果討論一下(見參考)。模型包括四條方程,分別是進、出口的價、量(共四因變量,depending variables)對匯率以及一些基本因素包括勞工成本、GDP 及本地需求等作回歸;固然,所有數據以實質計算,並取對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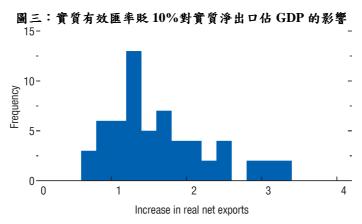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價的影響,影響程度學術上稱之為滲透(pass-through)。由於兩者均取對數,故一者對另者邊際影響程度就是彈性(elasticity)。觀圖所見,進、出口價格受匯率的滲透分別為-0.6 及+0.6,故貶值拖低進口及推高出口價格均約六成【圖一】。匯率對貿易價格的方向是符合預期的(黑框),因貶值令出口便宜進口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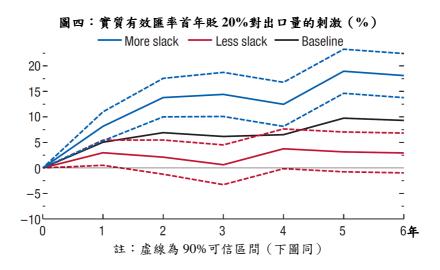
看過價後,匯率對進、出口量的影響又如何?分析所見,其實兩者都見小幅下跌, 皆約三成【圖二】(彈性 0.3)。或許匯率波動本身已對量不利,無論進口、出口皆然。 一般貿易數據計值而非量,故將上述價量合併而看,貶值對價量皆縮的進口固然不利, 但價漲量縮的出口則抵銷有餘,除笨有精。故從長年多國數據而論,貶值仍有着數。

那麼量化而言,匯率對淨出口的影響如何?按其模型,每一成的實質有效貶值——即扣除物價後的匯價兌一籃子(貿易加權)貨幣貶值,淨出口佔 GDP 升 1.5%【圖三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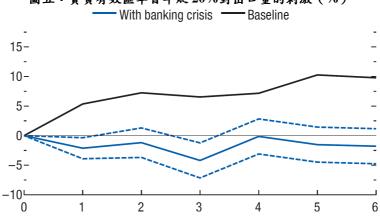




在實際上,觀察到、有作用的貶值,往往是如日、韓般動輒好幾成的兌美元貶幅。固然,匯率在扣除物價後再要兌一籃子,貶幅多沒幾成。國基會遂以 impulse-response 模擬首年內貶兩成的情景,再將所有國家分為較差的一半 (more slack) 和較好另一半 (less slack) 來比較。整體而言,首年內實貶兩成對出口量的刺激,在首年已達半成,隨後四年 (即第五年) 徐徐升至一成【圖四】。不過,對較好國家的出口刺激多在 3%內,但對較差國家則貶後五年出口量可增近兩成,可見大貶對較差國的作用大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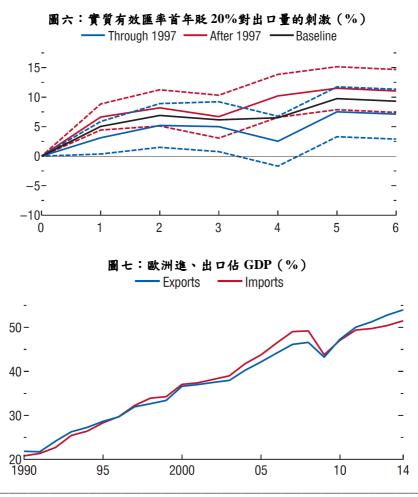


然則,是否所有差國都適合大貶?倒也不是。如果貶值嚇走資金且走資將大鑊者,則貶不過,得不償失。匯率大貶其實已變相是接近匯率危機,若再加上銀行危機的話,情況可甚不妙。將上述「大貶實驗」按有否銀行危機劃分再做一次,即見有銀行危機,大貶後的出口量不增反減,縱減幅甚微亦白貶一趟(若不貶則無 response)【圖五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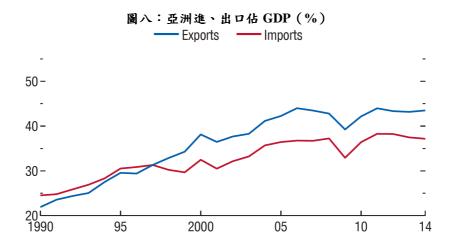
圖五:實質有效匯率首年貶20%對出口量的刺激(%)

最後一個「大貶實驗」乃將 1997 後與 1997 年或以前作比較。同是首年實貶兩成, 1997 年後的大貶對出口刺激較之前稍佳,貶後五年的增幅分別為一成對半成【圖六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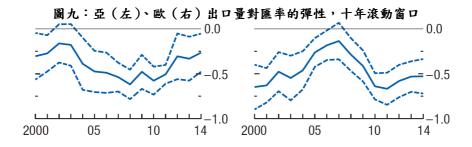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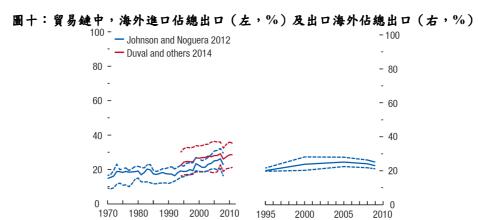
3

然而,隨着近廿年來貿易全球化,這大貶對出口的刺激作用漸見減退。廿多年來,可見歐洲的進、出口佔 GDP 均升【圖七】;亞洲亦然,但出口升得快過進口【圖八】。 鑒於匯率對進、出口的影響理論上相反,故貶值對刺激歐洲淨出口的作用未必會很大。 在貿易盈餘長年拉闊的亞洲則不同,淨出口佔比大了,那麼貶值的好處會否亦大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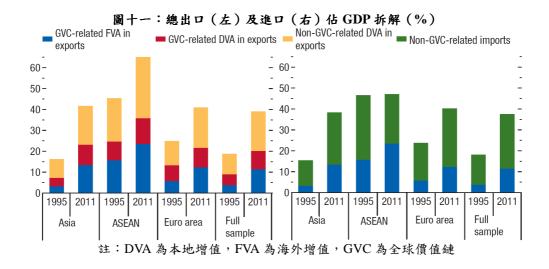


從出口量對匯率的彈性所見,近年亞洲的確似乎較歐洲更為趨向零水平【圖九】。 換言之,即亞洲在金融海嘯過後至去年的幾年之間,大貶對出口量的幫助正在減弱。





原因何在?問題的核心未必在宏觀的進出口比例上(圖八),而在微觀的貿易鏈。 近廿餘年來,貨物經多地生產的情況漸趨常見:曾有學者推算,無論進口加工再出口, 或是本地出口至海外再加工佔總出口的比例,打從1990年代起均見趨勢向上【圖十】。 拆分亞、歐,更見這「加工角色」無論在佔總出口或進口,均以亞洲為強【圖十一】。



眾所周知,加工貿易由於涉及進、出口兩邊,故對匯率大貶未必有大反應。是故,近年亞洲國家匯率大貶,亦未必對出口量有很大幫助;加之全球貿易增長皆似有還無,無怪乎《金融時報》計出貶值無助出口的結論。然則今文所見,回歸仍計出貶值有效應(圖三),大貶的模擬也見效果,當然要視乎背景如何(圖四至六)。隨着貿易一體化,大貶對出口的刺激作用或減,當中以對做加工貿易為主的亞洲較不利(圖九至十一)。

一言蔽之,貶值尤夠大幅,總有點用,但已非萬靈藥了。

参考: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(2015), "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Flows: Disconnected?"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: Adjusting to Lower Commodity Prices, October, Chapter 3.

羅家聰 環球金融市場部